

太湖女盜

地，一，助，
表，現，了，對，

幸之

上午在體育場
舉行「慶祝反革命
掘墓機案及水火
極端主義案、陸
海兩軍九名判
行絞刑案」大釋放
會，財政部這一

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
首惡匪特四十名昨處決
另分別判處九名徒刑，十三名寬大釋放
其餘人參加公審一致歡呼叫好

四喜
昨日上午在

民衆一

[illegible]

（上）昨日參加宣判大會的各界人民，
（下）昨日宣判大會上，跪在人民面前

太湖女盜

陆 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太湖女盗

陆 平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34,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1035—X/I·945

定价:4.8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反映四十年代太湖惯匪“双枪阿四妹”的长篇传奇故事。作者依据历史资料，并作了大量的调查、走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双枪阿四妹”这个贫苦渔家少女惨遭凌辱后沦落为太湖女盗以及她风风雨雨二十八载人生道路的详尽历程，较为细致地刻划了作为历史罪人和黑暗社会牺牲品的阿四妹那复杂、扭曲、畸型的精神世界。

故事情节迭宕起伏，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融文学性、真实性、故事性于一体，是一部可读性强的佳作。

序

时值 1950 年 12 月的冬至之夜。苏南人的习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可见其隆重程度不亚于春节。太湖流域城乡，历尽战火之后，终于盼到了解放，该安居乐业了，这个传统的节日自然要热闹一番的。

已是午夜时分，苏州古城西北的枫桥乡，此时万籁俱静。几天的忙碌和劳累，人们已进入梦乡，而醇香甘美的冬酿酒更是把合家团聚的欢乐融入安谧的沉睡。

突然，一声尖厉的枪声划破宁静寒冽的冬夜。很快，一座农宅小院被枪弹的曳光和硝烟所笼罩，枪声、喊声和远近的狗吠声交织成惊天动地的一片。沉睡的乡村被惊醒了，但却没人敢启开窗户门扉探视一眼，多年的兵匪战乱早把人们害苦了，谁愿多惹事端，遭来不测之祸事呢？

这是乡村人惶惶不安的一夜。

待到东方化出淡淡的晨曦，枪声才逐渐地平息下来。闻名中外的古刹寒山寺那钟楼飞檐在霞光间清晰起来，

枫桥镇的小街上渐渐聚集起乡民，惊魂未定的人们在议论着夜间的枪战……。

不知谁一声惊呼，把人们的视线引向街道尽头。只见一行被捆绑着的太湖土匪在人民解放军的押解下，正从乡间小路缓缓向镇街走来。近了，人们看到被押解的湖匪中，为首的是个大约三十来岁年纪的女人。这女人一张匀称的瓜子脸，纤巧的嘴唇配着端庄的鼻梁和柳眉，虽一脸疲惫神色间带着颓丧，但那双扑闪着流萤般亮色的眼睛仍楚楚动人。她步履迟缓，走步却露出傲慢，披着散发的头桀骜不驯地高仰着。

镇街两侧围观的人们只是默默地观望着，谁也没有吭声，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此时人群中有个苍苍白发的老头，一双混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女人，终于一声惊叫：“阿四妹！是阿四妹！”

有如一股寒凉的阴风刮过狭窄的镇街，人们的脸色立时大变，有人甚至惊慌地往人后躲去，好似面临着一只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扑上来的母虎一般。

“阿四妹？就是那个双枪阿四妹？”

“这还有假？就是太湖里赫赫有名强盗头子双枪阿四妹呀！”……

押解的队列远去了，小镇就象捅开的马蜂窝，人们奔走相告，乱哄哄地议论着。这其中有捕获湖匪头目阿四妹的喜悦，有谈虎色变的惊恐余悸，也有颇具传奇色

彩的种种传闻。

街头，有位汉子唾沫四溅正扯得上劲：

“……两手使双枪呢，左右开枪，好了不得的枪法！说是要打眼睛，啪啪两枪，便是两个眼洞，绝不会带下半点眼皮来……”

茶馆里，一位老者的叙述更是绘声绘色：

“……进来个面孔标致绝顶的女人，却是双手两支冷冰冰的枪口对着大家。不过说话的腔调倒是蛮嗲蛮糯的。她说：‘听着，给我把身上穿的全都脱下来，一丝也不许剩。’大家没办法，天那么冷，也只好从帽子脱到鞋……”

“连短裤也脱掉吗？”一个年轻人插嘴。

“瞎，真是的。”老者不屑地乜了一眼年轻人，“要不怎么叫‘剥猪猡’呢？要是有人把钱藏到裤裆里头去呢？这双枪阿四妹呀，精明着呢！”

.....

太湖湖匪头目双枪阿四妹被捕获的消息很快风传开了，传遍古城苏州的大街小巷，传遍太湖湖畔的大小乡村，还有浩淼的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太湖水域。街谈巷议之中，酒楼茶肆之间，阿四妹一时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生成了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还有那些带血腥味的离奇曲折、风风雨雨的经历传说……

第 一 章

太湖流域水乡，飘泊着阿四妹家的小船。这是一种单舱小船，船身小而狭，既能扯起风帆来，也能单凭船橹前行，轻巧的小船出没于太湖风浪间，也常穿行于河道港汊和芦苇荡。

渔家人大小全拥挤在这小小的地盘上，一年四季随船飘泊，四处为家。阿四妹家的小渔船，只母女两口相依为命，这在太湖渔民中是罕见的。船上人辛苦，哪条船上没个壮实的当家男人？多强悍的女人，总得有个男人当家才能过活；再能干的渔家女，也得配个男子汉才能混迹于太湖呀！可是阿四妹家没有男人。

阿四妹排行老四，如今却是船老大。她自小生就个野性，又是被父母娇惯最幼小的孩子，两姐姐一个被卖，一个病死，她便是长女，哥哥因争船道让人打死，父亲被湖匪的一颗子弹送了命，年近半百的母亲更是左右不了任性骄横的阿四妹。阿四妹是老大，阿四妹是小小渔

船的顶梁柱。

十六岁的阿四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段，那高耸丰满的胸乳，充满了青春的魅力。更有那张楚楚动人的姣美脸盘，流萤般的明目掩映在长长的睫毛间，纤巧端庄的鼻子恰到好处地与红润的嘴唇相映，在白皙的肤色的衬托下，端端的一个绝美佳人儿。

阿四妹犹如太湖里一颗珍珠，光艳照人。船上人家说起阿四妹来，无不咂嘴赞美和感叹：“真不知这小船人家前世修下什么德行，竟生落下如此个漂亮的姑娘！”有人说：“阿四妹根本不是她娘所生，是在城里捡来的漂亮女人不光采的情种。”也有人肯定地说：“阿四妹母亲怀她的时候，吃过一条太湖里的大白鱼。大白鱼好大，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年纪，有灵性呢，所以阿四妹长得又白又俊，聪明灵巧。”

传闻归传闻，阿四妹的俊美是众所公认的，她的好水性也是船上人家所叹服的。下到水里犹如鱼儿嬉水、蛟龙腾海一般自在，踩水如行平地、潜水如鱼窜游，即使在太湖风起浪涌的时候，她也能毫无惧色的遨游于太湖风浪之中。更兼得她还有一身船家所少不得的捕捞本事，无论是撒网捕鱼、水中摸鱼，还是浅岸赶虾、岸地叉鱼，她无不精能娴熟。至于驾驭一叶扁舟于风浪里穿梭更是不在话下了。

好了不得的阿四妹，简直是一朵难有挑剔的太湖之中一支花啊。别家船老大骂老婆，会莫名其妙冒出句话来：“能啥呀！有本事也下个阿四妹一般的崽来！”。历来重男轻女的船上人家对阿四妹的喜爱居然胜过男孩。船上当家婆骂起不顺眼的儿子来也会扯到阿四妹：“出息去呀，有出息把阿四妹娶来做媳妇！”气得小伙子直咬牙，却只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叹。

其实，阿四妹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种本事，她会打枪，枪法还很不赖，这是连朝夕相处的母亲也不知道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家，没人会想到她还有这一手。

这天，阿四妹家的小船从太湖驶向吴江县境内。不知怎的，阿四妹近些日子益发感到湖上生活的单调和寂寞。茫茫一片水色连天，偶尔才见船帆，就是靠近了也不过喊个话而已，并且多的是母亲跟熟人打招呼。岸地乡村对于阿四妹来说是个新奇的天地，从幼年记事起，能使她快活的事莫过于上岸地去了。

正是春天季节，清清的小河两岸，春风徐徐拂来，垂柳依依飘荡。透过垂柳编织的绿网，近处岸地上粉蝶嬉逐野花丛中，青青草间小鹅游动、雏鸡啁啾；远处绿荫掩映中是房舍竹林，灿灿黄色油菜地花香飘溢，绿莹莹稻田向远方铺展……忽地飞出双双衔泥春燕，飞快掠过水面，闪向垂柳深处。

“好景色啊！”阿四妹轻盈地摇动船橹，搅活一河

春水。

母亲又开始絮絮不休地唠叨：

“我说四妹呀，妈年纪大了，没几年啦。你都十六了，也该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瞧瞧，都春天了……”

阿四妹好奇怪：“春天又怎么啦？”

“春天了……”母亲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起来。母亲也有过自己的春天岁月，只记得媒人来了，爹、妈点了头，然后没待拜堂，在一个春意浓浓的安静夜晚，男人兴冲冲地将她抱了去，随后便是漫长的岁月，过日子、生孩子、到处漂泊……，象流不完的河水那样，累了、老了。春天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天。她嘀咕着：“春天了，鱼肚里全是鱼子鱼雄，在水里不安稳。女人总要嫁男人才是……一副好相貌，嫁个岸上好人家，船上的日子该了结了……年纪大了，干不动啦，得靠你养老送终……”

阿四妹一跺脚：“我懂，我懂。还说，还说……”脸颊早已泛起羞红。

不知什么时候，小船已来到一座小镇。

河边河滩的石条阶上出现了两个斯斯文文的男青年，翘首往河道间张望，见到阿四妹的小船，便招呼着：“船家、船家！搭个船，就前头镇上。”

搭船是常事，客人多少会给点钱。对于船家来说是

乐意的，比起累死累活的打鱼又卖鱼来，小船巴不得天天有主顾来雇船呢。阿四妹把船靠向河滩头，母亲伸出竹篙撑定了船。

两个年轻读书人谦让着。

“范兄，请。”矮个头年轻人说。

“请，米兄。”高个头年轻人谦让。

两个年轻人相继上了船，钻进船舱，相对坐下来。高个子名叫范敬儒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矮个子名叫米其恢则是一副机灵利索样。

“米兄，”高个子青年望着船外景色，吟道。“青青岸上柳……”

“哈，范兄好兴致。”矮个头青年恢笑着应道，“徐徐水中船。”

两个读书人对诗正上劲，船头的母亲招呼着：“四妹，茶壶水开了，给客人倒碗水喝。”

阿四妹应着，拎起瓦壶，抓过两只青边瓷碗，钻进船舱，倒了两碗水放到小矮桌上，轻轻道：“先生喝水。”

高个头忙答道：“多谢了，四妹姑娘。”

四妹姑娘？阿四妹不由得微微一怔。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人这么温和亲切地称呼过她一声“四妹姑娘”。往日里船上人家从来是低人一等的，岸上不过一声“船上的”、“喂”，能唤一声“小娘儿”已经够客气的了。这年轻读书人够斯文的。再说，就母亲一声招呼，他就记下

了自己“四妹”的名字，真够精明的。

阿四妹不由得微笑着抬起眼来，跃入她眼帘的是一张年轻端正的脸庞，那棱角分明的脸上透出一股刚毅的朝气，眉宇之间满是男子汉的英武之气，而微翘的嘴角、明澈的眸子间又渗出股暖人的情意。阿四妹仿佛头一回见到如此英俊的读书人，相距还这么近。她的心不由得一阵乱跳，羞涩的红晕立时飞上脸颊。她头一低，赶紧钻出船舱。

阿四妹摇着船，却心神不定。她敏锐地感觉到舱口有一双灼热的眼光正向自己投来，她不明白自己今天是怎么的，总觉得很不自在，脸发烫，腿酥软，心跳得好厉害。她听到舱里在说话，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她认定他们的说话一定跟自己有关。

阿四妹没猜错。此刻船舱中的两个年轻人正在议论着阿四妹。高个子犹如欣赏了一尊美丽女神一般，叹道：“真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矮个头好似看透了同伴的心思一笑道：“范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

范敬儒连连摆手：“窈窕淑女，可观而不可渎也……”

米其恢悄悄倒尽碗里的水，叫道：“四妹姑娘，能再来碗水吗？”

阿四妹应了声，抓过茶壶又钻进舱里。

米其恢笑道：“多谢了，这水真好喝。”忽又一转话头，“四妹姑娘，你家在哪？”

阿四妹低声道：“就这里，先生。”

米其恢故作惊讶地说：“这里？唉，怎么不去岸上安个家？……”

阿四妹垂着头，没再言语，悄悄退出了舱。

范敬儒默然不语，只是呆呆地望着阿四妹，直到她离开船舱。他没有理睬米其恢的打趣，看着正摇动船橹的阿四妹，似有无尽的感触，长长叹了一口气……

阿四妹听到了范敬儒的长叹，她不明白他干吗要叹气？她真想问他一问，假如他有什么难处，她是很愿意帮他一把的，只要她能够。可是她没法问，她凭什么去问他呢？阿四妹只是机械地摇着橹，一双美丽的眼睛似一泓春水在潏潏闪光。她微微垂着头，注视着水面，只觉得碎银一般的粼粼水波化成一幅迷惘的美丽图画，令她兴奋，又使她感到迷惑不解，手足无措……

就这样，阿四妹沉浸在自己深情的默默遐想之中，连小船进镇都不觉得，直到米其恢叫着让停船才回过神来。

小船缓缓靠向小镇的河滩。

米其恢付过船钱，跳上了河滩石阶。

范敬儒跨上石阶之后仍然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母亲招呼着：“先生好走。”

阿四妹情不自禁地脱口道：“先生，下回再来……”

忽然她意识到什么，干吗要他下回再来？她立时羞赧地垂下头。

却是范敬儒马上应道：“来、来，我一定来，四妹姑娘，在下范敬儒，后会有期……”

阿四妹抬起眼睛，与范敬儒的目光相撞了。她似乎觉得自己还应该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只是投去一个迷人的笑。范敬儒好象也有什么话，但此刻也只是痴痴地站着。

母亲已经撑开船头，阿四妹还没有挪动船橹，小船已飘离河滩头，那范敬儒还怔呆呆地站在阶台上，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

小船终于离开了。阿四妹在心头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范敬儒，范敬儒，他叫范敬儒。她总唯恐一字不识的自己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母亲又开始没完没了的唠叨：

“四妹啊，不是妈又要多嘴，妈老了，干不动几年啦，你年纪也不小了，好好找个岸上的婆家，妈也好享几年福……”

阿四妹不再着恼，望着母亲那苍老又憔悴的面容，阿四妹忽然感到一股负罪的内疚。是啊，母亲都这把年纪了，还在水上飘泊，做女儿的竟不能使母亲有个安逸的归宿，一阵不安的酸涩从心头泛起。可是，自己能给母亲带来的归宿又在哪里呢？她不知道。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气，道：“岸上人家……在哪里呢？”

“多哩多哩，上回北库街上那家不是托人提过亲……”

“不要不要！你让我给四十多岁的男人当填房呀！”

“松陵镇上那家可是小伙子，开着香烛店、米行……”

“那是憨大！没见过这么大还流口水！”阿四妹急了，冲母亲大声喊道，“那两家我想起就心头冒火。船上人家就这样不值钱呀，象烂鱼、死鱼一样贱卖？”

母亲无可奈何地苦笑，说：“好好，妈再陪你苦几年。找吧、等吧，找个年纪轻轻的漂漂亮亮的知疼知暖的小官人……”可是母亲心里却清楚，船上人家要嫁这等的男人谈何容易，尽管女儿确实长得撩人。

小船还是在飘泊，犹如一片浮萍，飘来又浮去，没个停歇之处。小船就是阿四妹母女俩的窝，上哪儿都一样，捕鱼赶虾也捞螺蛳，然后去镇街上卖。可是，阿四妹这些日子来总会把船摇到这条幽静又秀丽的小河来，总会把船停到驳岸河滩头去，她似乎在等待。她知道上次范敬儒是从平望镇上的船，是在黎里镇下的船，她固执地相信他就这一带。在这些栉比鳞次的古老屋宅间，有着他住的屋，是这一家还是那条巷？镇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可真多，他又在哪里？

阿四妹一次又一次地把船摇到这里。她辛辛苦苦地

捕鱼，急急忙忙地摇船到这一带来，好象个在外面为生计而奔忙的人，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牵挂着那份温暖和情意，总会归心似箭地赶回来似的。待到母亲上街去卖鱼，阿四妹便拾掇着小船。她把小船舱弄得干干净净的，如果哪一天他又来到这里，会感觉到这里是那样的清爽洁净，会想到她是个能够把家操持得很好的女人。然后她又拖洗船板，收拾鱼具，最后补鱼网。她不紧不慢地干着，不时把眼睛瞟向岸上，注视着过往的行人……

阿四妹便是这样匆匆把船摇来，又慢慢将船摇去。这些日子里，她情绪很好，干活比往日勤快多了，总是挂着笑容，有时还唱起歌子来。

天气很好，风和日丽，小船缓缓荡在湛蓝的湖面上，太湖广博的胸怀满是春意和温暖。

二

阿四妹英姿勃勃地站立船头，望着万顷碧波，顶着暖融融的日头，撒下满怀希冀的一网。鱼网如一团黑色的精灵，倏地从她手里扬去，在空间撑开一朵鼓鼓的网花，轻盈地落向碧波之中。

一串悠扬的歌声如春日里沙沙的细雨一样纷纷扬扬地向湖面撒去：

山歌越唱越心欢，